

千岛故人

这位舟山人，入选过中国国家足球队，还参加过奥运会！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“中国国脚”——何家统

□孙峰

何家统，是活跃于1950年前后中国足坛的著名运动员。1952年，36岁的何家统入选国家队，并赴芬兰赫尔辛基参加第15届奥运会。

何家统（1916—2002），1916年11月出生于定海。他13岁时，随父母迁居上海，并开始喜欢上踢球，1936年加入上海青华队，1938年入选上海滩著名的足球劲旅东华队，1948年加盟群力队。1951年以后，何家统先后入选上海工人队、上海市队和华东队参加全国比赛。从国家队退役后，何家统一直从事足球教练工作。

年轻时，组队和英国人踢球

何家统十五六岁的时候，他在上海提篮桥的公和祥码头仓库当学徒。公和祥码头是由英商经营的，码头的老板也是英国人，经常组织码头英国职员和停泊码头的轮船员开展足球比赛。公和祥码头有好几位中国搬运工人也喜欢踢球，且球技不俗，他们也希望能够加盟。谁知那洋大班摇晃着脑袋，伸出右手小指轻蔑地说：“呸，中国‘咕哩’这个！”

何家统在场，愤愤不平。血气方刚的何家统把华人职员动员起来：“阿拉（我们）也组织一支足球队，打败伊拉（他们）！”众人纷纷表示拥护，于是就组织了一支“江滨足球队”，发愤练习，经常与外轮海员队比赛，不到半载便将英国职员组成的公和祥队打得落花流水……

36岁的何家统入选国家队

1952年，36岁的何家统入选了华东队，参加第一届全国足球比赛并获得亚军。何家统踢左后卫，技术全



何家统在指导足球训练

面，封堵、抢截、选位尤其突出，球路判断准确，头球技术也好，在上海足坛享有声誉。在华东队，何家统与方纫秋等足坛名将一起被称为华东“五虎上将”。

1952年，何家统入选国家队，并赴芬兰赫尔辛基参加第15届奥运会。这一届国家队共30名球员，与何家统成为队友的，还有年维泗、张邦纶、方纫秋、史万春、徐福生等，都可谓是中国足坛的元老。

在国家队里，何家统的年纪算大了。据说，队友们乘火车到北京集合的时候有一段交流，蛮有意思。来自东北队的郭鸿宾对何家统说：“国家队选手中，数咱俩年龄最大吧！”何家统操着宁波口音的普通话说：“阿拉今年36，敢问老郭贵庚？”“俺比你长1岁。”郭鸿宾又问年维泗：“小年，

你多大了？哪里人？”

年维泗腼腆地答：“我是1933年5月出生的，籍贯河北抚宁县，在北京长大。请两位老大哥多多指教。”何家统道：“那你是国家队选手中最年轻的。年轻有为呵！”

参加赫尔辛基第15届奥运会

这一届赫尔辛基奥运会，中国足球队其实并没有参加正式比赛。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在开幕式前夜才接到正式参赛邀请函的，周恩来总理指示：只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会就是胜利！一支40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迅速组建，其中包括中国足球队。

由于时间紧迫，加上交通条件落后，中国代表团只能乘坐每天飞8小

时的小飞机，取道莫斯科、列宁格勒，一路上走走停停，经过五天五夜才抵达赫尔辛基。当代表团到达赫尔辛基时，奥运会足球比赛已经赛程过半。代表团中只有吴传玉参加了百米仰泳比赛。虽然比赛没有名次，但至少让人们认识到新中国的存在。

在赫尔辛基，中国足球队虽然没有参加正式比赛，但是后来同芬兰队打了一场友谊比赛，这是新中国足球队的第一场国际比赛。

退役后，从事足球教练工作

1953年8月，何家统从国家队退役，出任华东队教练。1963年在上海市青少年业余体校负责训练工作，长期兢兢业业地扑在青少年足球训练工作中。

1980年，年过花甲的何家统还担任业余体校足球班班主任，1982年任足球班顾问。多年的教练员生涯，曾先后挖掘、培养过王后军、李中华、柳海光、郑彦等一大批优秀足球运动员。

何家统在足球训练方面，总结了不少理论成果。曾发表《杨·突尼森的足球训练特点》《足球运动员的战术意识》《谈谈足球比赛攻守战术的灵活性》等十多篇论文，并参加《青少年体育丛书——足球》《全国业余体校青少年足球教材》等书籍编著工作。1978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练员，并荣获国家体委颁发的“体育运动荣誉奖章”。

何家统曾任上海市足协副主席兼教练委员会主席。

不过，关于何家统的老家在定海什么地方，还有待考证。

（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朝花夕拾

宋元方志中的昌国情怀

□张中琦

昌国是宋元两代舟山地区的古称。

昌国即国运昌盛之意。据宋乾道《四明图经·昌国县》载，宋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，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王安石请于朝，割鄞县东海三乡置昌国县。其县名之寓意，元大德《昌国州图志》解释道：“名为昌国，意其东控日本，北接登莱，南亘瓯闽，实海中之巨障，足以昌壮国势焉。”于东涯海角新置一县，固因海丝贸易兴盛，但当时已有最大对外港口明州和泉州，开发岸深条件更好的海岛并非急务。因此，置县昌国非为眼下现实，而是基于宋王朝更加深远层面的海洋战略考量；在具体政策推动上，又与曾任鄞县县令，后在中央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的王安石有莫大关联。

舟山土地狭小，初辟时无塘碛阻遏，一日两度的咸潮，从河流倒灌入陆地，造成土壤盐渍化。故而筑塘为垦殖海岛之头等要事：“昔皆大洋

也，百年之间或卷砂以为堤，或堆石以为塘，中成膏腴，不以人力，然则沧海变桑田，非虚言也。”（宋宝庆《昌国县志》纪变目）。“涂田者，乃海滨涂汛之地。有力之家，累土石为堤，以捍潮水。日日滋久，涂泥遂干，始得为田。或遇风潮暴作，土石有一罅之决，卤水冲入则田复涂矣。”（元大德《昌国州图志》涂田目）。

海岛人民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自强图存，生生不息，置县后，“绍兴十三年（1143年），户部员外郎沈麟编类民籍，户计万余，而丁口再倍，诏升望县。”（宋宝庆《昌国县志》）。至元代，据元大德《昌国州图志》载，各类户籍超四万，丁口超十二万。其中以真切的口吻赞誉了先民垦辟草莱的不屈精神。如卷一“风俗”目写道：“壤地褊小，又皆斥卤。谷粟丝枲之产虽微，渔盐舟楫之利甚溥。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。”卷六“叙人”目写道：“黄金、丹砂、明珠、白璧、珊瑚、紫贝、玳瑁、翡翠、纹犀、象

齿之物，皆山海之藏所产也。昌国据鳌背压鲸波，挟潮汐之肤腴，光日月之光景，而地负海涵之所发泄，藁、鱼、咸、卤之外，无一物可贡何哉？盖精气所生在於人，而不在於物也。故往宋南渡后，人才辈出，两有跻政地者，不亦贵於物与物欤？”纵观后世的几部志书（明天启《舟山志》、清康熙《定海县志》等），虽结构精巧，引据考究，但过多着墨于君主圣明、名宦功绩、仙释神迹，而无有如元大德《昌国州图志》如此行笔者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元大德《昌国州图志》在记录民生方面，处处闪烁其民本思想。如卷三“叙赋”门写道：“然天地生财，止有此数。不聚于民，则聚於官。故赋敛烦，则民无以为生。此圣人所以言财用必先之以有德，理财正辞必归诸义。而《禹贡》亦曰：庶土交正底慎，财赋详味，慎之一辞，其取于民有制矣。其仁天下之心可见矣。”除此之外，亦记录了不少昌国判官体恤民情，爱民如子，敢

讲真话办实事，以解民苦为己任的事迹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其卷六“名宦”目有北宋词人柳永的《鬲海歌》一首。此诗他处所无，为元大德《昌国州图志》独存。据传柳永在昌国县任晓峰盐场监官时留下此作，全诗表现了盐民的艰辛生活，故其价值远远高于他许多仅描写个人际遇的作品。

观宋元两代所修昌国志书，宋奠体格，元塑风骨，史料与文学价值兼备。寄家国情怀于字里行间，穿越历史长空，给后世留下传颂千古的人文遗产。

本版与市政协
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
第1184期

来稿请发

zswb03@zsnews.com